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二十九回 伍作霖快意報睚眦 趙北山中年生逆子

且說那糞船上人一時貪嘴，吃了伍作霖掉下來的幾個燒餅，後來聽得伍作霖說裡頭放著砒霜，嚇得他七魄齊飛三魂出竅，跪在伍作霖面前，求他解救。又聽得伍作霖說只要吃些人糞，便好解得砒霜，他聽了十分歡喜，不顧好歹，雙手捧起來，只顧向口中亂塞。那知他雖然怕死心重捏著鼻頭咽了下去，畢竟脾胃裡頭的氣息，和這個東西是大不相同，那裡受得這許多污穢，忍不住一陣噁心，把先前吃的燒餅剛才吃的人糞，一齊嘔將出來。只嘔得他頭暈眼花，喉乾氣咽，嘔了一會，方才止祝覺得心口還在那裡卜卜的亂跳，心中暗想幸而吃了些兒人糞，把砒霜嘔了出來，大約可以不礙的了。想著好似在鬼門關上逃回來的一般，慢慢地走到岸上，對著了作霖說道：「如今我吃了下去，一齊嘔了出來，可還要緊不要緊？」伍作霖忍著笑，連連地答應他道：「你只顧放心，吃了這許多人糞，毒氣已經解盡，是不妨事的了。」糞船上人聽了，方才覺得放心，不免謝了伍作霖一聲，正要走上船去。伍作霖連忙叫住他道：「且慢，我還有幾句話。」糞船上人聽了，便立住了腳，回過身來。只見伍作霖哈哈大笑，搶上一步拍著他的肩頭問道：「朋友你方才罵我們是吃屎長大的，如今看起來我們倒沒有吃屎，你倒吃了一肚皮的稠糞，到底還是我們吃屎還是你自家吃屎？你以後還敢這樣的隨口罵人麼？」糞船上人聽得伍作霖這般說法，心上方才明白過來。曉得他有心撮弄，報那辱罵的冤仇，心上十分焦燥。但是已經吃了下去，無可如何，又是他自家怕死，情願吃的，伍作霖又沒有勉強著他，上了他一盤惡當，卻只好放在心上，發作不出來。只覺得滿面羞慚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便不開口，扭回身子便奔上船去。金良士和柳君權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曉得伍作霖因為平空的被那糞船上人罵了幾句，心中不忿，卻又想不出個對付的法兒，所以掘心挖肚的想出這個主意。明曉得他們種田出身的呆貨，第一怕的是死，第二愛的是錢，便去做了幾個燒餅，又夾著兩張錢票，故意進門的時候，掉在地下，卻躲在大門裡頭，在門縫裡往外張看。見那糞船上人，果然走上岸來，拾了回去。又看著他把幾個燒餅，一齊吃下肚去，方才裝出慌慌張張的樣子，從門內直奔出來，四處尋找。又故意說幾句驚心動魄的話兒，鉤得那糞船上人，自家來問。果然入了他的圈套，跪著求他解救，情願願的吃了許多的糞汁，還在那裡自家欣幸，差不多這條性命已經是拾到的一般。卻那裡想得到是伍作霖的鬼計，有心捉弄著他。當下金柳二人見了這般情景，已是澈底分明，心上十分佩服，想著那糞船上人吃糞的那種樣兒，又一個個放聲大笑，直笑得拍手打腳曲背彎腰，方才罷了。那糞船上人吃了伍作霖的大虧，從此不敢再停在他家門口，你想這伍作霖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！

伍作霖在杭州省城裡頭做了十年刀筆，像這樣的事情，也不知多少，在下一時也說不上來。大家聽得伍作霖的名兒，一個個頭昏腦脹，沒有一個人不怕他的。差不多杭州城內一半都是他的冤家，那名氣傳得更加開闊，竟有外府州縣的人為了打官司的事情，特地趕到杭州來，請教他的，卻狠狠的積聚了些家產，居然竟是一個素封的樣兒。他又曉得自己的冤家太多，恐怕要受了別人的暗算，便花了幾千銀子，捐個例監，請個槍手和他人場代做，又走通了房官的關節，發榜出來，居然高高的中了一名經魁。伍作霖中了一個舉人，愈加無惡不作，欺壓鄰里，魚肉鄉愚。那一班市井中人都怕他是個舉人，那裡敢和他較量。伍作霖自己也覺得搖搖擺擺十分得意，八面威風，比先前更是不同。慢慢的伍作霖的名氣，傳得大了，歷任州縣，也有些風聞，想要訪他的劣跡，無奈這伍作霖雖然做著訟師，卻是萬分狡猾，無論什麼人來請教他，他從不肯輕易落筆，只是口中說著，叫人替他鈔寫出來，所以他做了十多年的刀筆，竟拿不著他做訟師的真誠實據來，地方官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罷了。

如今且把伍作霖一邊暫時按下，再提起一個人來。只說杭州錢塘門內，有一個積租的米商，叫做趙北山，家產甚是殷實，只是少年無子，直到四十八歲上方生下一個兒子來。趙北山因是中年得子，溺愛非常，真是恨不得把他頂在頭上，擎在手中，百順千依，要一奉十，漸漸的把個兒於的氣質，慣得桀驁不馴起來。不要說是別人，連父母也不在他眼裡。趙北山溺愛兒子，捨不得與他計較。直到十歲上，方才請了一個飽學名師和他取了一個學名，叫做趙小山，叫他上學讀書。不想這趙小山從小驕縱慣了，那裡肯認認真真的讀書，候著先生一個不當心，便如野馬一般，一溜煙跑了出去，再也不肯回來。及至先生叫人去把他找了回來，他又不服先生的教訓，倒反指手划腳，把先生衝撞了一陣，把個先生氣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舉起戒方來，打他幾下。趙小山自出娘胎，從沒有受過什麼責罰，現在被先生打了幾下，便呼天頓地的大哭起來。趙北山在外面，聽見了兒子的哭聲，曉得定是先生在那裡打他，好似剜他的肉一般，連忙三腳兩步的趕進書房，苦苦的替他兒子求饒。先生卻情不過，只得由他，把兒子攬了進去。自此之後一個月裡頭難得幾天，趙小山肯到書房坐坐，到了書房，又不肯好好的讀書，惹發了先生的性子要打他時，戒方還沒有攔到他的手上，他早神號鬼叫的哭將起來。趙北山聽了又要趕進書房，替他告饒，嘔得先生急於便要辭館。趙北山又央了別人，苦苦的留住他。先生見趙北山這樣的溺愛兒子，樂得自家快活，吃他的現成飯兒，正是兩餐老米飯，一枕黑甜鄉，就是這樣悠悠忽忽的過了幾年。趙小山長成了，天地玄黃都念不出來，先生實在看不過，辭館走了。趙北山對著人還把他兒子說得十分聰穎，好像是人間少有地上無雙的一般。趙小山漸漸的長到十七歲，專愛和那一班無賴，混在一堆，一天到晚除了賭錢吃酒之外，沒有他的事兒。賭輸了錢，便問趙北山要，趙北山原是個一錢如命的人，給了他幾次，覺得有些肉痛起來，便支支吾吾的不肯給他。趙小山見他父親不給，便不論什麼東西，拿了就走。趙北山氣得發昏，又捨不得打他。也有親戚勸他早些和兒子娶一房媳婦，或者他成了家業，竟肯收心向善，也未可知。趙北山聽了不錯，就急急的和他對了一頭親，揀個日子，娶了回來。新人的相貌倒也不差，只是素來嬌惰，好吃懶做，和趙小山竟是個天生的對兒。趙小山聽了枕頭邊的說話，越發的暴戾起來。有一天，趙小山出去賭錢，輸了回來，要問趙北山要一百兩銀子，趙北山不肯道：「我那裡有這許多銀子，供給你這般揮霍！你這孩子一些兒甘苦也不曉得，只曉得伸著手兒問我要錢，你那裡曉得當初來的時候，何等艱難，如今卻被你輕輕易易的用得這般鬆快，要照著你這個樣兒將來一定有討飯的日子！」趙小山聽得他父親不但不給，還咕嚕了他一場，不覺兩眼圓睜，大怒道：「我不過問你要一百兩銀子，你就有這許多囑嚇的話兒，將來你死了看你帶到棺材裡去！到了那個時候你的這些家產，還不是都是我的。難道你還能看住了，不叫我用麼？我勸你還是看破些兒的好。」說著又冷笑了幾聲。趙北山素來忌諱極多，最怕人家說死，如今被自己的兒子指著臉罵了一場，又正犯著他的忌諱，只氣得渾身亂抖，氣喘聲嘶的道：「你這個忤逆的畜生，我十數年的心血都費在你的身上，想不到你如今長成了，竟會罵起我來，還要咒著我死，你這個畜生究竟存著什麼心腸！

我就是快快的死了，你可有什麼好處？」趙小山聽了又冷笑道：「一個人就是活到一百歲，也總是要死的，你怕人家說死，難道就不死了不成！」趙北山聽了更加氣得面青唇白，氣喘吁吁地趕上前，一把拉住了趙小山的衣服，戰抖抖的舉起手來，正要打他。那趙小山忤逆慣了的，那裡把趙北山放在心上，見拉住要打，他輕輕的一摔，早把趙北山摔倒在地。趙北山年紀高大，兩腳虛浮，這一交就把他跌了個發昏章第十一，一時扒不起身，嘴裡高聲喊起忤逆來。趙小山聽得清楚，吃了一驚，也不去扶起，竟自拔起腳來，一溜煙不知跑到那裡去了。這裡趙北山家裡的人，聽得趙北山直著喉嚨在那裡喊叫，慌忙趕了進來，把他扶起。趙北山還是上氣不接下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定了一回神，方才好了。不覺咬牙大恨起兒子來，暗想我平日之間，把他這樣的珍愛，費了許多心血，用了無數銀錢，他竟是一些兒孝心沒有，只曉得伸手問我要錢，今天沒有給他，就把我這般毀罵，還被他推了一交，天下那裡有這樣忤逆不孝的東西！照這樣看起來，不是什麼父子，竟是前世的冤家了。我這一點兒薄薄的家財，這幾年用在他的身上，已經不少，那裡經得起他這般揮霍，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，叫我倚靠誰人，這總是我自家不好，過於溺愛了他，把他慣到這步田地，現在就是後悔，也後悔不來的了。想了一會，想不出個拘管他的法兒，忽然想著了個主意道：我何不竟到當官去告他的忤逆，也叫他曉得我的手段，以後對著我不敢這個樣兒！想定了主意，也顧不得兒子，迤自走到錢塘縣，擊鼓喊冤。錢塘縣把他傳了進去，問了幾句，趙北山照直訴了一遍。父母告兒女的忤逆，是沒有不准的，立刻在堂上出了火籤，派了四名差役，去提趙小山，打

算要把他提到當堂，嚴刑懲辦。

只說趙小山把老子推了一交，自己卻逃了出去，原到賭場上來，和那班無賴作伴。從來賭場上的信息最靈，趙北山到塘縣去告忤逆的事情，早有個同賭的無賴曉得了，便忙忙的趕到賭場報信，叫他趕快想個解釋的法兒。趙小山聽了大驚，嚇得他屁滾尿流，魂飛魄散，那裡想得出什麼法兒。想要逃走，身邊又沒有一個錢的盤纏，又不敢回去，只是大睜著兩隻眼睛，呆呆的一籌莫展。就有個無賴對他說道：「這個事情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去找個有名的狀師，求他出個主意，或者解釋得來，也未可知。」趙小山道：「我又不認得什麼狀師，叫我那裡去找？」

那無賴又道：「現在杭州有名的狀師只有伍作霖一個，無論什麼天大的官司，只要經過了他的手兒，沒有不贏，我看你還是趕緊去和他商議，想來他一定有個法兒。」趙小山聽了略略放心，便請那無賴和他同去，一路遮遮掩掩的，幸而沒有見差了。

到了伍作霖門口，敲門進去。伍作霖恰好在家，看見趙小山這等慌慌張張的樣子，曉得生意到了，便讓他坐下，問他有什麼事情。趙小山從頭到尾，訴說了一遍，要請伍作霖想個法兒，只要這件官司鬆了下業，定當重謝。伍作霖作聽了略略沉吟了一回，向趙小山笑道：「這件官司你倒不要看得十分輕，可大可小，可重可輕。若要辦得重些把你辦個長監，還是便宜你的。

正是：堂前你子，忽成鼠雀之爭；掌上回文，巧用連環之計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